



患上感冒的六月天

HUAN SHANG ZHONG GUO YUE TIAN

DE LIU YUE TIAN
于添鑫◎著

寂寞的六月，抽走了她身体里最后一缕快乐。
当他提着行李走出校园的时候，
她知道他们的直线再也无法相交，
于是那个六月，再也没有甜蜜。
后来的后来她才明白，
原来，上帝让那个人离开，
是为寻找一个更好的人来治愈她的心伤，
给她更好的幸福。
为爱神伤，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90后人气作家[于添鑫]，继《听天使在笑》之后再推力作

一场六月天里的青春往事，在经历爱情如病之后，终获成长。
一本清新恬淡的新青春纯爱小说，浅吟低唱，哀而不伤。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与己共鸣或丢失已久的少年情怀。

朝華出版社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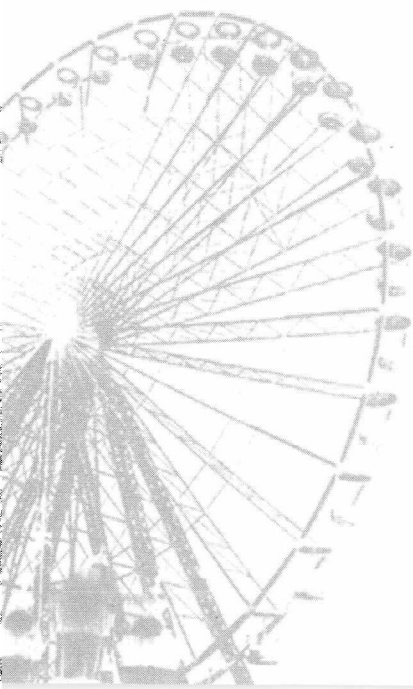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对于退场你很拽 / 1
- 第二章 只留给我烟圈的寂寞 / 11
- 第三章 借过、那些记忆 / 35
- 第四章 那个、都离我远点 / 51
- 第五章 是谁破解了没有密码的咒语 / 75
- 第六章 我们从不为爱情说抱歉 / 147
- 第七章 青春早已等不及我们的成长 / 179
- 第八章 怎么你还不离开我的记忆 / 193
- 第九章 用寂寞填补生活的空虚 / 227
- 第十章 落花终成树泥 / 261
- 第十一章 我相信上帝刚刚来过 / 293
- 第十二章 左手甜蜜，右手幸福 / 311





第一章 对于退场你很拽

我想说， 在某个人的世界里，
爱情终究抵不过距离，
而距离终究抵不过现实。
很不幸， 我成为了现实的取代品。



搬回去整天出门进门对着个嫂子也怪别扭的，毕竟是个外来人口，看着生疏。况且，以我的性格一来二去的还不定惹出什么篓子来。

对于我外住的事爸妈也没多说什么。女儿大了，只要不惹事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谁叫咱有双好父母呢。

自打在学校搬出来后我瞬间在校园生活的圈子里消失了，不上 MSN，不开手机，就连现在住的地方也只有镁慧知道。迈出大学校园已经好久了，我都没有打算找工作的意思。

我还是会每天想着伊扬，让记忆陪我过日子。我发现自己变得颓废了，没事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真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就像脱了壳的灵魂一样，四处飘荡。因为我想不出离开肉体后我该如何继续在这人世间生存。伊扬就那么淡淡地说出分手，短短的两个字却可以让我一连半个月都像游魂一样，无家可归。

惨淡的六月，我流了无数的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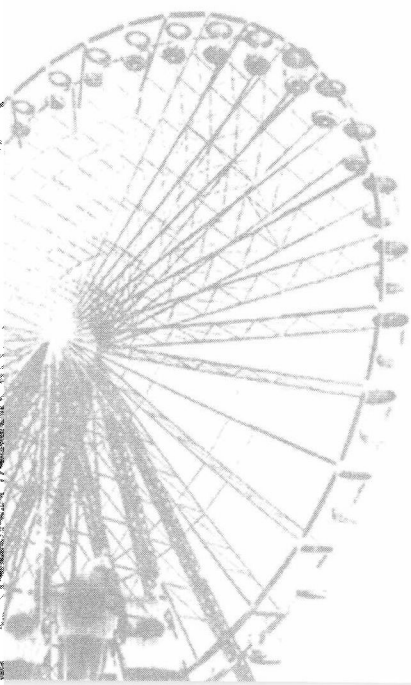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只留给我烟圈的寂寞

我以为蒲公英的根茎离开土壤会死，
却不想原来水也可以重新给予它生命。

原来上帝是那么的聪明，
每个生命都有两条重生的路，
不走这条，还可以走那条。

那么没有伊杨，
我依然可以找到新的起点。



有句话说得对，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就这么为那些记忆活了下来。今天一早，太阳还没多高就听见有人敲门。我拿起放在床头的闹钟看了看也才不过六点，以为是幻觉，便蒙着被子又睡下了。刚要想着把剩下的梦给做完，敲门声就越来越重了。

我不得不睁开惺忪的眼睛开了门就往屋走，随后镁慧跟了进来。

“打你手机不通，电话不接，你这家伙玩什么失踪啊？”她像个老太太似的唠叨个没完。

这丫头一大早也不知道抽哪股风，无缘无故地把整套职业装给穿上了，弄得跟个小白领似的。

我甩掉脚下的拖鞋一头倒在床上继续睡觉，没有理她。

一阵刺耳的铃声忽然让我像个僵尸似的坐了起来，那速度，论秒都论不上了。疯了，这丫头绝对疯了。怎么好把闹钟直接放在我的耳朵上啊！可怜的耳朵，可悲的听觉。就像无数只喜鹊不停地在耳边周旋，是的，我确定是喜鹊而不是乌鸦。

她凑到我身边坐下后便开始摇晃我的身子，幸亏不是纸糊的，要不就这么几下子也就给玩完了。中途夭折不说，连死相都会很难看。见过死前没打过招呼的人就都该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再年轻的人待久了也会变得颓废。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想要真的去面试，只是我和镁慧的友谊在催使我陪她过来罢了。

我已经禁锢半个月了，好久没见到窗外的阳光还真有些生疏。我抬头望着天空，直到阳光刺得我眼睛流泪，我才骄傲地低下仰望天空的头。

“依晨，山顶洞人不好做吧？我敢说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说不好哪天晚报的头版头条新闻就会说一位名校女大学生因失恋导致思想萎靡，精神失常。哈哈，那时候你可就一夜成名了。”还没说完，镁慧就在一旁捂着肚子大笑起来。这家伙，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其实我倒没觉得哪里好笑，要是这样都可以成为笑话，那些为爱殉情的人又怎么说。忽然，我感觉后背像是在冒冷风，冷冷的。能这样一夜成名也不错，真的，不错。

我轻轻地掐了她一把轮廓分明的脸，继续向前走。

镁慧像是犯了错的孩子，边揉边向我吐舌头，以示反抗。

“你没听说过吗，有时人的好奇心能杀死一头驴。更何況你再继续笑下去人家一定都会认为你有病的。”

她开始嘟哝着嘴，不鸟我。

说起来这家公司离我租住的地方很近，不过十几分钟我们就到了，连公车都不用搭，真是又环保又省钱。

看看表，时间还没到，我们来早了。再看看在外等候的人，我又确定我们来得一点都不早。是的，一点都不。

在这美女如云的队伍里，我大概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她们大多画了淡淡的妆，只有少数几个浓妆艳抹的涂了厚厚的粉，真是让人看了就不舒服。

原来镁慧先前来报名的时候早已把我的简历和资料递交了上去。真是够意思。我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着，没有感到一点的紧张。倒是镁慧一直在旁边抠我的手指甲，最后我终于忍不住说：“老大，都快掉皮了呢。”她这才停住手，止住虐待我已久的动作。

我靠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也许连同我自己都会想，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怎么会睡得着呢。可事实上我就是睡着了，对于正在进行和已经进行完毕的事情全然不知。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我被镁慧敲醒了，然后走进面试。沉睡着的思维让我不知所措。这帮可恶的家伙，害我等这么久，早知道还不如晚来一个小时。我起身拉了拉褶皱的裙子直接走了进去。

“哇——”一帮老家伙。我目瞪口呆地看了一会儿，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天知道这个时候我怎么会有心情欣赏这些。

“呃……我叫许依晨，是……”完了完了，真的完了。该死的，我怎么突然就变得结巴了呢！难道是睡觉睡的？还是得了口吃？

边上的几个老家伙“色眯眯”地看着我（排除女士在外，呵呵）让我感觉全身都不自在，恍惚间感觉自己好像流了口水，我急忙用手擦了擦嘴巴，但愿不会吧。

这么一高材生怎么就怯场了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评委席上坐在最右边的那个老男人一直在对我讪讪地笑，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得了面瘫。别说，那笑容还真差点就让我晕倒了。在评分的时候他居然给了全场最高分，我当时那个喜呦，真想当场和他来个拥抱。

总之，面试还算顺利。不过说实话，我压根对上班这种事情也没抱什么期望。

回到家，我继续优哉游哉地过日子。公司那边说面试通过就会来电话的。只是我绝对不会像镁慧那样盼星星、盼月亮一样那么等待的。一切顺其自然好了。

这天午后，在我睡足了觉迷迷糊糊起来后，把音响开到了最大。只是我不再放那个混蛋爱听的《黄昏》，而是放 DJ 版的《爱大了受伤了》。在以前总是他爱听什么我就跟着听什么，现在想想那些都是愚蠢的人才会做的事情。难道有了男朋友就该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喜好吗？

音乐声让我的耳朵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忽然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冲动跑到客厅里跳起舞来。

还是摇滚的好，摇滚可以让我忘掉烦恼。

跳累了倒在沙发上，突然感觉到靠垫下的手机在嗡嗡地响，拿起来一看，未接来电七个，同样的陌生号码。

不会有什么急事吧，正当我打算回拨过去的时候电话又来了。

“依晨是我，你还好吗？”那声音和播放的音乐相比起来

不可以做敌人，因为我们曾经相爱过。所以我们就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我不知道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只是我还爱着伊扬。我愿为了这份被遗弃的爱和他做朋友。

挂上电话我没心思再听什么 DJ 了，只是小心地把这串数字存在电话里。

面试后的第 N 天，公司打来电话说我可以交份资料就去上班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从没想过自己会 PASS。

急忙拿起身边的电话给镁慧拨过去，那边正在通话中，我淡淡一笑，不知是不是该为此而高兴。

不久后那丫头给我打来电话说她面试通过了，我告诉她即将一起工作时她更是欣喜若狂，在电话那端有些失控地说要请我吃饭。

晚上七点，我们约在哈曼西餐厅见。

对不起，我忘记说我这个人有个爱迟到的毛病，算不上没时间概念，只是经常闹闹小迟到而已，不能说是太严重吧。

想着想着，手机响了。我的主啊，是镁慧。看看床头上的闹钟，已经是七点四十了。梦游了一个下午，是时候醒了。

我猛地起身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在房间里乱撞。洗脸，换衣服，五分钟全部搞定，很痛快地打车直接向目的地奔去。

我学着祷告的样子，祈求镁慧千万不要生气。上帝啊，原谅我的小小错误吧。

出租车司机透过前面的倒车镜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他不会以为我是哪家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吧。下车给完钱后，我一溜烟地跑掉了。

迈进餐厅的那一刻已是八点整。还好，镁慧还在。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坐在窗边的她。

“你这厮跑哪去了？”她终于来不及等我解释就开口说话了。

我从包里取出一根烟点燃后，点单的服务生在一旁贼眉鼠眼地看着我，搞的我跟个全国通缉犯似的。镁慧看着我，眼睛瞪得跟牛眼一样。我终于发现，和她相比，我的眼睛是那样小而无神。

“请问两位小姐要吃什么？”服务生把菜谱放到一边，准备点单了。

“好啦，我请你，当补偿还不行？”我没理会服务生说的话，转头对镁慧笑笑。

“两份生煎牛排，九分熟。一瓶红酒。”镁慧指指菜单，然后用手点点我的头。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熟悉的记忆没什么变化。这是我和伊扬分手后第一次来这家餐厅吃饭。好熟悉的感觉，只是伊扬那个家伙已经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相隔几千里，他再也不会陪着我吃饭了。

我仿佛成了光喝酒的角色，只是一遍一遍，一杯一杯地把酒往肚子里咽。红酒呛得我喉咙发痛，那一刻说不出一句

她指着被喷的满脸牛奶沫的我一顿狂笑，说：“就你？你昨晚拽着那个服务生叫他陪你去卫生间，结果还没进门你就倒那儿了，你丢不丢人啊？”

我先是一阵惊讶，跑到水龙头前冲掉了满脸的牛奶及面包渣，然后心情很不爽地回到镁慧面前。

我狂怒，指着眼前这个罪魁祸首说：“这是脸，以后看清楚再喷！”

她面不改色地吃面包，无视我的存在。

我忽然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凑到镁慧身边，一副一时激动、口无遮拦说错话的样子，问：“你那会儿说的话当真？”

她舔了舔粘在手指上的面包屑，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说：“当然！”

我一时感觉心都碎了，就像一只正在球场跃跃欲试的球忽然被踢进臭水沟一样。脏脏的，乱乱的。

“然后呢？”我激动地拉着镁慧的手，想听她继续讲下去。

“欲知后事如何，请把盘子洗好。”她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真是扫兴。

我“切”了一声后，端着盘子可怜巴巴地朝水龙头走去。直到洗碗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丫头竟然趁我不注意把所有的面包都吃光了。我当时那个悔呀，真是差一点点肠子都悔青了。

喝光杯子里剩下的牛奶，我无奈地摸摸空荡荡的肚子。

“后来……后来我就把你拖回来了呗。”她边摁遥控器，头也不抬地说。

鬼精灵的丫头，我还不想听了呢。

为了不让自己挨饿，我光着脚丫子跑到楼下的小超市去买泡面。

“记得帮我买一支绿色心情！”顺着深邃的楼道，这丫头的声音竟变得如此难听。怎么此刻我就不觉得她是世上最可爱的人了呢？相反，我觉得最可怜的人是我。

镁慧坐在沙发上啃着冰棒，边吃边咬字不清地对我说：“伊扬有联络过你吗？”

我停下筷子把嘴里塞了一半的面条咬断了，粗略地咽下后说：“有打过电话。”

镁慧抱着靠垫一头歪在沙发上，懒洋洋的样子。

“说什么是？”她咧着嘴好半天才说出几个字来，真是不容易。害我等得泡面都凉掉了。又不是什么国家领导，又不是什么八十岁高龄，我犯的着嘛。

说罢，我继续埋头吃泡面。

“只是告诉我他的新手机号码而已，还说，我们是朋友吧。”重复这些话的时候我的鼻子一阵酸涩，有些想听他的声音了。好几次想给他打电话的欲望不知怎么就被打消了。

伊扬这个家伙还真是招人喜欢呢，我就是这么放不下，放不下。

不知怎的，外面下雨了。这手机上的天气预报也没说今天有雨呀。真是的，包月的两块钱白花了，下月我决定不再做血的贡献。

越说越来劲，雨下得更大了。我躲在被窝里，一下都不想动弹。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死懒白懒的。

镁慧躺在我的左边，看着那睡态要比我睡得舒服。她忽然翻了一个身，卷走我的半边被子。那么，我只有“裸”睡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听见周杰伦《千里之外》唧唧歪歪地唱个不停，外加震动的。我的妈呀，真是要命。我捂住耳朵正了个身。

镁慧伸手去够手机，不料掉到了地上，这刺耳的铃声依然在嫌寂寞地叫着，连口气都不带喘的。

我碰了碰熟睡的她，这回电话才被接通了。

别说，这手机还真禁摔，居然还能接电话。改明儿我一咬牙，一跺脚也换个新的，免得三天两头往修手机的那儿跑，浪费公车钱不说还耽误我睡觉。

我一边瞎琢磨一边听镁慧在那“诶呀呀”地答应着，最后以一句“好，我马上过去”作为结束语挂断了电话。

“许依晨，你丫的倒是好呢，我还得赶回公司送身份证去。”她把盖在身上的被子挪到我这边后下床了。

“你丫的”是镁慧的口头用语，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她习惯那么说，我就习惯那么听了。

上班的第一天，再怎么没心没肺的人也不会迟到的，结果我还是破了例。这一意外直接导致了领导对我的不满。我一脸的委屈，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自己。算了，这种事情不安慰也罢。

镁慧自告奋勇地去跑业务，而我还是做自己的老本行。画图这种工作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在话下。当然，有些夸大其词的成分。要是让镁慧这丫头在办公室坐上一整天，她指不定又惹出什么麻烦呢。而我，也不想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办公室里女多男少，那几个男文员整天就像被奉神一样供着。我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世界上缺男人吗。

是，不缺。那你许依晨干嘛还赖一混蛋身上不肯放手啊。我无语了。

工作几天下来还真有些不太习惯，镁慧这几天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业务，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早晨，我边喝牛奶边印图纸。办公室明文规定，上班时间内禁止吃任何零食以及三餐。这我知道，可谁叫我来的这几天主任一直请假不肯露面呢，说话间，一杯牛奶就被我吞食了。

“这是咱们办公室的许主任，和你同姓呢。”一转眼的工夫老李就站在了我的对面，边上还多了一位美女。